周易集義

周易集義卷二

溧陽強汝詢纂
吳興劉承幹校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謂陰也陽大而陰小畜止也養也爲卦巽上乾下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又四以一陰爲羣陽所說能畜止羣陽之志以小畜大是以爲小畜也乾之健行樂於施而斂於行陰閒其中以節止之所以養有餘也畜止以養之使剛中而不過正所以爲行之本故有

亨義然醞釀輕微方在畜積非德化大行之時五上二爻象天一陰互於其下有雲象焉陰少陽多地氣上騰天氣未應爲密雲而已西方陰也東方陽也自我西郊則陰倡而陽未和所以不能成雨也以人事擬之則是臣子以柔道畜養君父之剛而未能和合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項氏曰陰陽之理畜極則亨畜之小者雖未遽亨及其成也終有亨理以六爻言之一柔得位五陽應之

能係其情未能全制之也故爲小畜以二卦言之健而能巽不激不亢其勢必通二五皆剛中同心同德其志必行故有亨理凡陰蔽之極則陽氣烝而成雨密雲不雨者陰方上往未至於極也自我西郊者方起於此未至於彼也此皆言所畜之小然謂之尙往則非不往謂之未行則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愚按密雲不雨諸家皆以陽氣上升爲說尙往亦屬陽說似於卦義未合項氏之說得之尙往者四雖一陰將尙往而盛長上九爻辭云既雨既處尙德載月幾望明指陰之尙往正與此意相發明所以不遽成雨者

陰氣甫自西而升其施未行也至上則陰氣已足畜
道成而雨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氏曰文德禮樂之事懿致飾而盡美也禮樂自上
興无所施洽於物而以風動四方君子以風行天上
之理自修明于上而无爲之化不言之敎移風易俗
不待政敎而成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龔氏曰復自道此復字與不遠復之復同義謂復于
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而

爲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何咎之有何氏曰天地閉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爲陰所畜不宜過剛躁動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以无咎爲吉也愚按初九居下得正雖與四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曰復自道若進而受制于陰不得行其志則去道矣欲復乎道必自初始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以陽居初本可安於不進雖爲四所畜而不樂與之應其復自是正道義者宜也合乎時位之宜是以

吉也譬如隱居未仕之君子志欲進而有爲乃上有權要思招致之力不能破其範圍而浩然返吾初服豈不守道而得其義乎

九二牽復吉

二以陽處陰居下得中上又无應雖才可有爲位可得爲而當陰畜陽之時不得行其志即與初相牽連而復於下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云牽復非二之德不如初其位不同耳能審進退而不失其中亦不失其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亦字
承上爻而言九二當位宜進者也亦以見畜於四與
初有同志初既見幾而作二亦知難而退與初牽連
而復雖不若初之自然亦不自失其中道也二居中
位猶士之已仕者也不爲權要所籠絡而安居下位
不亦得其義乎居小畜之時陽剛中正之道不得行
也時非君子所能爲其可自主者不失其道耳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輻車轑也所以利輪之轉輿䪨異輹以利軸之轉車
不行則說之輻則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說大畜

九二之說輹剛而得中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之說輻剛而不中阻於陰而不得進也說輹可復進說輻則不可以行矣九三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其始非不甘爲所畜也然其志剛又積不能平而與之爭无如其勢旣成雖爭无益輪破輻說其輿不能復行亦徒反目而已程子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自來爲女子所制者皆由說不以道姑息驕縱於初及勢不能堪雖憤而思奮固已欲正而不能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者孚於九五也四以一陰畜衆陽力至弱也況乘承皆剛有傷危之象故曰血曰惕然巽體居柔上承九五剛中之德惟虛中以相感孚九五旣與之相孚洽則傷害遠危懼平血去惕出而可免於咎夫四居近君之位畜君者也此畜道之善者也孟子曰畜君何尤无咎之謂也以人君之威嚴而能畜止其欲非有孚信感之安能无咎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孚於九五也五旣信之而與之合志自惕

出而无咎矣不舉血去省文也後世若張安世之於漢宣帝房元齡之於唐太宗皆有此象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孚有在陰爻有在陽爻程子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九五當畜之時以剛中居君位而四實承之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感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上下交孚攣固无間畜道成矣畜有富象以鄰指四而言卦之所以成畜四能畜陽也五之所以能富與四爲鄰也致富者四而用四者五也故曰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居君位能用四以成其富而相孚之固如此有與天下同其富之象焉故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九以巽順之極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既止既和畜道成矣載積滿也四用柔巽之德尚往以至於上九之時則往既極而積已滿矣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累而成可不戒乎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婦以順爲正陰畜陽婦制夫反乎常者也若以是爲正厲孰

甚焉月遡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征之爲言正也君子至此時猶欲征而正之則非特力不能且勢不可凶之道也夫女子小人夷狄皆陰也其陰鷙之性皆深險不可測其始以柔道牽陽使不得不出於姑息而日引月長浸成倒懸之勢當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既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斯時之君子雖欲起而正之尙可救乎有國家者不早防微杜漸至於牝雞司晨太阿倒授積懦之勢覆轍相尋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德尙往至此其積盈滿而陽爲所制不正之局一成而不可易矣斯時之君子亦惟退而自全耳尙得而正之乎疑者嫌疑之際也婦挾其夫如唐之武后小人挾其上如漢唐之宦寺皆挾天子以令天下將欲正之轉疑於不順當時之君子激於忠憤而欲正之未有不凶者城狐社鼠烏得无所疑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之訓禮也又爲有所躡而進之義下兌上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卦于三

四爻言虎尾焉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天道也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者故有履虎尾象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唯有亨之利也愚按人之涉世多是危機踐履不可不慎惟戒謹恐懼常若履虎尾之危則雖危而无咎虎咥人者也然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遜何往而不亨乎然非阿諛苟容之謂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而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以六三成卦三以一柔下迫于二陽之進上躡乎三陽之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履以和行雖遇剛暴而无虞矣九五履乾之正位以剛健中正之德君臨天下履帝位而不疚也夫君臨天下以一身撫馭四海使所履不正而蹈于非禮則政令紀綱弛于上讒說殄行慾于下疚矣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不疚若疚乃光明之本也呂氏曰大抵踐履工夫須于至難至危之處試驗過方始无往不利

危无過履虎尾尊无過履帝位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天下之時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可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

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程子曰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人不能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旣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

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游氏曰素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于外哉履此而往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龔氏曰赤子之初心未達之所守皆所爲素也愚按履卦專就人之踐履言初九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安貧樂道之素而未變者也履以行爲義若能從此以往不改其素履則无咎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未有不率其素履者也後之要人爵而棄天爵者其素履本不可問况自唐以後取士以文士

皆從事呫嗶以要利祿而已其素所履如此殆无適而可然敦厚之儒能守其樸實之素以往者亦自可无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子曰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坦坦道之平易也凡行于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險九二以剛居中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又

柔在其前亦有虛而无礙之象王氏曰二與五同德道本可行乃六三居上以蔽之不能自明故曰幽人然居易以俟守正不移雖不求吉而守正者自无不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得正故以君子之踐履言之夫人惟欲去貧賤而取富貴患得患失之意亂其中是以常若履崎嶇而戚戚也君子尊德樂道以仁爲安宅義爲正路不以窮達而有所加損小人雖能阻君子之進而不能動君子之心坦坦履道不改其幽人之貞吉孰

加焉傳釋之曰中不自亂明境非能亂人人自亂耳必如履道之幽人乃眞能不自亂也高氏曰君子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幽人之心自若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王氏曰三以陰居陽以柔履剛謂其明耶則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乎陽眇能視之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而志剛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于進敢于蹈危以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也若不顧强弱勇猛直

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爲于大君之事則可然彖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咥人凶何也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位而言所以不同觀彖曰凡爻既斷吉凶之後而又加一辭者皆發明占外之意以反決其占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質暗才弱本不足以有爲以當履之時一陰爲主適與時遇是以不顧其位之不當勇于行而履危蹈禍斯道也惟武人用之以爲王事雖以弱勢困于

勁敵而一于進以行其志之剛則可故爻辭于咥人凶後言之用各有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愬畏懼之貌王氏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沈氏曰乾之初虎之尾也四正當其位故有履象愚按三以陰居陽而凶四以陽居陰而吉然則吉凶无定顧自處何如耳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君子之于行戒謹恐懼安不忘危況當多懼之地乎

然愬愬戒懼又非畏葸而不行也戰兢自持安其身而後動將以行其志也有以處危地身安而志行是以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船山王氏曰夬剛決柔也兌乘權則爲履乾乘權則爲夬乾陽居位得中以臨兌以夬道應履者也厲之爲訓有以嚴威爲言者貞厲謂其秉正而有威也九五剛中正以履帝位健而能斷雖說而不可犯六三雖欲履之而進懾其威而自詘所謂光明而不疚也

畫溪王氏曰以剛中履帝位剛足以有決中而且正

則其決也莫不當矣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故戒以貞厲當履虎尾之時其危懼戒謹之心不可俄頃而不置之念況九五之位乎愚按此爻先儒皆以爲剛決太過似未合象象傳意船山王氏之說最爲近理夫聖人之臨天下也不敢自任其剛明而獨于巧言令色孔壬則必嚴以絕之剛決而不稍假借卦以兌之一陰躡乎乾後有小人柔說媚君之象故必用剛決之道爲履常恐爲不正所惑嚴氣正性不忘危厲之心先自絕其受媚之根人自无由媚之其剛若過乃得其中

其心若疚所以不疚宜乎帝德光明矣厲字卽作危厲解亦无不可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惟中正當位故剛決而不爲陰柔所惑正以貞厲致光明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祥善也旋周視之无所虧缺也人之所履必觀於終而後可信上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視其所履以考其祥必周視之而无虧缺乃爲履道之大成而其吉亦大矣上居剛亢之地乃下應乎柔能健而說庶幾

動容周旋中禮者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以和說行其剛健不懈於終乃周旋中禮而有慶其旋豈易言哉或謂履之上九統全卦而要其終非止爲上爻言也象傳曰元吉在上與大有同例亦通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坤上乾下象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暢通達小謂陰大謂陽陰往而消陽來而長又爲小人

退而君子進世運方隆之象故爲泰泰之道吉而且亨也程子曰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汙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以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以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夫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

小人必欲絕而去之有是哉善養身者化痰邪爲氣血善治國者化貪詐爲良能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君子道盛則小人自化也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自遠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始和萬物初達所以爲泰然其道未遽彰其宜未盡協也人君體斯象財成其氣化之偏輔相其生成之德然後天地之間太和翔洽无一物不得其所致泰之機在此保泰之道亦在此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茹茅根之相牽連者或曰二草名其根皆叢生相糾結拔之則牽連彙起初以陽爻居下有剛明之才當泰之初在下之賢皆思進而有爲在上之賢又從而援引之相招以偕進如拔茅茹而其根相牽連以彙起也彙類也賢者以其彙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泰運之開天也而成之者人也上下交而志同則在下之賢才聚而升于朝世之所由泰也自古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然君子之朋進則爲泰小人之朋進則爲否否泰之機其端在

是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有國家者可不愼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荒者荒穢包者包涵之量也馮河徒涉用者用其濟險之勇也不遐遺者仁不忘遠也朋亡者公无偏黨也得尙乎中行者九二以乾德居中有此四德將進而益尙恢其中行之道也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

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周及庶事遐遠不遺若事之隱微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絕去朋與之私斷以大公而必行有此四者故曰得尙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愚按聖人觀象繫辭語无泛設所以舉是四者亦皆因象以立言也二以陽剛居中得正上有六五之應下得二陽之助故爲致泰之主夫泰運初開必有荒遠未盡服荒穢未盡理者上有三陰是其象也不可无包之之量顧第曰包之而不能發强剛毅則

无以開物成務九二以乾健之德上交而信任獨專絕无掣肘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日闢其荒故曰用馮河二與初及三同德相近而外卦之陰則相遠慮其泄邇忘遠也故曰不遐遺三陽彙聚方欲招攜懷遠化異類爲同心非可黨同而疾異自隘其量也故曰朋亡有此四端相濟爲用所以進尙于中行九二剛中之德體用如此此聖人備指以示人而致泰之機不外是矣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所以能如是者

以其道之光明廣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者陂往者復皆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然第憂其孚而不能盡人事以防之亦何益之有惟常思其艱危而守以正固乃可保其泰而无咎則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常享矣蓋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

否泰相乘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者言九三居天地交際之間陽方長以消陰陰亦欲長以消陽自古禍患之萌多伏於隆盛之日聖人觀於此象已遠慮往復之機而致戒夫慮之於早戒之於豫泰之所以可保也若侍運會之隆而不

存兢惕則泰之成卽否之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疾飛之貌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鄰指五上四與五上皆失實而不富其志皆欲求陽故以類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泰否二卦三陽三陰皆有相聯之象故於初與四發之此爻之義或以爲泰已極而三陰將羣聯下復也或以爲天地交泰三陰謙降下孚也愚謂二說當參用就其常論之則三陽之勢方盛三陰之志相孚泰運似可恃也自其變觀之則羣陰相比未始无植黨傾陽之心夫陰陽

交際之閒實否泰轉移之會得道則陰從乎陽失道則陽蝕乎陰聖人於此書其象而不言吉凶在人深省而知戒耳否之九四曰有命无咎疇離祉亦未定之辭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皆者統三陰而言失實卽不富之謂不待期約而相孚中心有同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子曰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

其夫也愚按泰之六五以陰居尊下應九二雖有吉
象而三陽居下近在左右之四與上皆陰爻未爲君
道之吉也故節取其吉象言之聖人作易本以爲卜
筮之用故象期其備象之所包者廣擇其最著之端
以示人辭言一事意可旁推如此爻當天地交泰之
時五以陰居上挾其左右之陰以從在下之陽有帝
女下降之象故爲歸妹之吉占而凡降其尊以順從
乎陽者義可類推耳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以行願謂以柔中之德行其從陽之願故能受祉

而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乎否如城土頽圮復返于隍也愚按上本非君位因當泰之終以陰居上就世運言之以爲居尊者之戒泰極將否之時人心渙矣師可得而用乎邑人主所居當此政敎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國門乃欲以告命威人其誰應之雖名非不正亦吝道也猶幸陰柔不敢用師故未至凶耳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卽自邑告命之命城復于隍變亂之大者雖曰天命豈非上之命令顚倒有以亂之哉歸咎於人事而明其有以致之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王氏曰匪人猶言匪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與君子如枘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故也夫惟彼己之勢既不相

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建邦以爲治也上施政以宜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朱子曰收歛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芮氏曰小人之忌君子不特忌其有爵

位尤忌其有德望以擯棄之人而令名大節昭昭乎揭人耳目則小人必疑其有于進之心而爲己病所以圖之者无不至矣故君子之處否也爵祿不入於其心其優爲者也若有道德而不立其名非遯世无悶潛確之君子蓋難言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愚按程傳以初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似不如朱子指爲戒小人之辭意尤深遠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朱子曰小人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按否之初實小人競進之時聖人傷之故于其初因其上進之心而勉以貞正之義夫否之初固有可轉之機小人之初尙有可移之志苟能志在乎忠君而不在乎利己則得其正而身名俱泰吉且亨矣豈非小人之大幸哉故傳特以志在君明其義此眞聖人救世之苦心化人之微意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

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楊氏曰小人之事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若大人則否而亨愚按六二柔順居中位與五應故雖當否之時苟能柔順以包承乎陽而无傷害之意亦自有其吉者否下三陰與上不交而亦若以應言之蓋聖人贊易扶陽抑陰而不欲陰之怙惡以自絕其旨深矣此小人對大人言指居在下者非邪佞小人也若夫大人則以道自處當否之時惟安守其否以亨其道而已爻象並舉小人大人者易爲卜筮用將因神道以設教若

以為不吉則小人自有其吉若以為吉則大人唯可否亨第以吉屬之小人不可為訓特兩繫之使介其閒者擇所自處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程子曰大人于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于小人之羣身雖否而道亨也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

六三包羞

楊氏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從邪有愧于中故曰包羞愚按六三居下之上以進逼乎陽邪濫已甚忍恥冒處故謂之包羞斯其胡廣孔光之類

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以陰居陽位乎陰之上以進逼乎陽不當之甚也否卦至此其勢不可解矣夫小人之害君子非不知其可羞也特迫于勢而悍然不顧耳若猶存羞惡之良則其傷善之心或可稍緩聖人于此不忍正言其害陽姑因其逼而繫之曰包羞以明其內之所包不堪問有足羞者若知其可羞而不顧无如何也若不忍于羞非不可幡然改計也故約其辭隱寓諷諭之意而冀其自悟吉凶未可定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項氏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愚按此爻命字朱子以爲天命程子謂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則无咎項氏持二說之中意亦未暢愚謂命自指君命言否過中則將濟九四以陽居近君之位出納王命者也王命之得失治亂之機也泰以命亂而入于否否即可以命无咎而轉爲泰如九四所承之王命皆能有得无失則上下之交通而否可轉受其祉者豈獨疇類之三陽

哉陸宣公從德宗于奉天亦否之極矣乃擬進罪己之詔以通上下之志而大亂以平其斯爲有命无咎者乎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有濟否之志能承開誠布公之君命以通上下之交則是其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然猶未離乎否也深慮遠戒不諱危亡曰其亡矣其亡矣心之憂危惟恐本根不固如欲繫于

苞桑也桑之根最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也蓋惟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而不拔聖人之戒深矣張子曰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按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大人之得位者也然當否之時非能遽轉爲泰也特能休息其否耳否者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能休其否以通上下之交俾邦本復正誠大人之吉也然王澤既

衰而復振之人心已渙而復聯之其勢猶岌岌焉自古中興之主莫著于殷武周宣然終不能復開國之盛亦其勢然也蓋立國既久則法紀慢而錮習不可悉除風俗偷而民志不能遽定賢不肖溷淆而舉錯或有所牽制譬諸大厦多歷年所外若堅完內實朽蠹其勢不能悉事更張正如否卦下之三陰不可遽變也休否之大人亦惟以寅畏祇懼之誠祈天永命而已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俞氏曰否終則倒轉而爲泰故曰傾否愚按以陽剛

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否極而傾故先否後喜上
之德非盛于五五止曰休而傾必待上者時爲之也
時固聖人所不能違而因時以致其斡旋自有先天
而天不違者休否之道即傾否之本也故九五雖未
際傾否之時而其道已備上九旣值其時即蒙五之
休以爲傾也兩爻當參玩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
陽之才而後能也則字要歸到人事謂否極則當思
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于人之意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朱子曰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野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愚按天下大同之道聖賢大公之心不比于私其同也大故亨天下皆同行之以健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有同欲其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君子貞正之道爲本小人用其私意以比爲同非同之正也

君子廓其大公之心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皆同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不期同而自无不同亦惟守其貞正得人心之公理而已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子曰此三字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程子曰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故爲同人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

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
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
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
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
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中正而合乎乾行也王
氏曰不言應剛而言應乾者以无私之天德與物相
順得人心之同然斯為大同之德而非苟同也文明
則非暗私之好剛健則非柔佞之交君子之同同于
道也同于道則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同之小人之
所以同天下者苟以從人之欲而利于此者傷于彼

合于前者離于後自以爲利而非利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性炎上其性同也君子體之含宏之量

如天照察之明如火以類族辨物若君子小人之黨

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君子能辨

明之而處之不失其方所以化異而爲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楊氏曰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

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愚按

陽性上行初與二比于門指六二而言初近于二而

志相得如人初出門締交而即得良友本无私係相麗爲明故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林氏曰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之愚按人必有所同同人之初未有私係而適與中正之六二相比如人初出門即得同里之賢爲友其相得也因其自然非如三四兩爻界居二五之閒爭合于二爲五所忌也又誰咎之乎隨卦以相比相隨爲義初九以陽隨二之陰爲出門交有功可與此相發明

六二同人于宗吝

程子曰宗謂宗黨也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宗同于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馮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王氏曰君子之交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是以友天下之善士以爲未足考三王俟後聖而求一揆若規規然就所親近者而與同雖得其善者亦一鄉之善士而已何能及遠乎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程子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于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强居二五之閒欲奪而同之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與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旣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愚按師直爲壯曲爲老三居其曲宜其老而无成也四蔽其前故曰伏于莽居下之上故曰升其高陵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所敵者五既剛且正故畏憚而伏藏至于三歲不興亦可悔禍而安行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程子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其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四以剛居柔有困而能反之義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攻也特以義之弗克而

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正應而爲三四二陽所隔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始雖見阻而號咷後必得合而笑也然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乃得相遇凡處同人而不泰者必至于用師故三四五三爻皆有用師之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五與二義所當同曲在三四五之用師名正言順故能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在野之內未至于曠遠也上九所繫應而同人于郊則所同者遠亦无私矣然猶未極乎遠故不能吉亨止于无悔而已楊氏曰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蓋聖人廓然大公絕无私與故能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情无不孚恩无不洽惟卦辭同人于野足以當之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未及于野則所同者未能周于天下非盡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鄭氏曰陽爲大陰爲小一陰居尊而爲五陽所歸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沖虛不自滿者能有之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爲大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若直以大有爲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居陽之中曰大中居尊執柔不自滿假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柔

順居尊以文明之德順應乾行應乎天而時行也項氏曰同人大有皆以離之中爻爲主而以乾爲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

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時最易致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害而以易心處之咎將從此生矣必艱以處之則可保其无咎初尙如此況進於初者乎思艱兢惕之心自初至終當不懈益虔可知辭雖繫於一爻義可推於全卦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陸氏曰保終之道愼於厥始必有克艱於初而後有天祐於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獨本末著大有焉黃氏曰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而有交則有害矣安得不愼終如始而一以艱處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王氏曰九二剛而居中爲羣陽之所附託皆惟其載之而行才富望隆歸之者衆有與五分權之象疑有咎矣然上應六五不居之以爲己有而往以輸之於五則迹雖專而行順不得以逼上擅權聳衆歸己而

咎之愚按王氏之說尤透闢似獨得聖人取象繫辭之意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氏曰誠信之輸於五者積於中則持盈而物莫能傷後世惟諸葛武侯望重道隆而集思廣益以事沖主能有此德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字通用愚按三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剛而不中故有小人之戒乾健而陽富席盛滿之勢以上奉柔弱之主自非恪守

侯度之君子鮮不以盈溢致害者故言小人弗克以
儆之小人器小易盈自弗克當此隆遇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論其位則爲公用亨于天子而其德未可定也如有
小人之心則反爲害矣自古小人享非分之榮未有
不以盈溢致害者固非國家之福亦非小人之福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子曰彭盛多之貌唐氏曰居近君之位率諸陽以
進有盛象惟以剛臣近柔主疑于自專其盛由離之
明辨而晳則其盛皆五之盛而非四之盛愚按四當

大有過中之時極其盛矣又以剛處多懼之地嫌于僭逼咎所由生也然九四明體居柔是能謙以自持匪敢有其盛多者故得无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乎唐氏看匪其二字尤細

象曰匪其彭明辨晢也

晢明也九四當盛滿之時能辨之至明知盛滿之不可居而抑損以遠咎謂之明辨而又謂之晢者見其明智之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王氏曰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六五

以誠信感發衆志則天下之志應夷然和易而不怒之威自孚于上下愚按五虛中而明于任使其俯有羣陽也以循物无違之道行坦易无疑之心衆皆願爲所有上虛中以孚乎下下實心以孚乎上上下交孚道極盛矣第謹上下之分以臨之大公无猜而自有德威之可畏吉孰加焉一陰五陽之卦大有爲最盛且六爻皆吉豈不以六五以柔居尊位欽明恭讓之德協和萬邦而天下蒙其福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張子曰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君子至平易

有何關防擬備雖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儼然人望
而畏之鄭氏曰以柔順而有羣陽區區焉設關鍵以
爲備則亦不勝其備矣法制密而誠意消是豈大有
之君哉愚按虛中爲孚信之象發志者一人之信足
以感發天下之志也威如之吉非有意示威所謂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自平易而无備也說者多以此
爲戒辭未免別生一義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郭氏曰繫辭傳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

盡此而言于上九者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
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
也鄭氏曰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
九在上尙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
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
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易之取義若是者衆小畜之
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言六四之畜陽至上而爲貞
厲之婦幾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則上九陽也不
得爲婦與月說易者其失在于泥爻以求義故以履
信思順尙賢歸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謂尙者上也五

尙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趙氏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象如大傳所釋又爲賢之象五以下諸爻應爲人助以上一爻應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利蓋陽在陰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項氏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王氏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尙之繫辭所謂又以尙賢則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

于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于尙賢也愚按論盈虛之理大有之上似極而當變矣然其卦有滿而不溢之象故終得天祐而无不利大有與比相錯比上六以陰乘陽則爲後夫之凶大有上九以陽加陰則有尙賢之象此中消息亦可參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

程子曰謙有亨道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君子

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君子有終也王氏曰君子有終者必君子而後能終其謙也君子知道之无窮而知能之有限故學而知不足敎而知困歉然望道而未之見其于天下也則匹夫匹婦勝予是懼而不忍以驕亢傷之故雖至于聖且不自聖以求進德于无已而虛受萬物以廣其仁愛斯則謙而有終矣若老氏之敎以私智窺天地鬼神之機持人情之好惡欲張故翕以其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己愈退則物愈進待其進之已盈爲物情之所不容然後起而撲之

无能出其網羅者以爲妙道之歸則始于謙者終于悍故其流爲兵家之陰謀申韓之慘刻其終如是與謙相反其亨也不如无亨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項氏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濟而光明也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濟與卑皆釋謙字光明與上行皆釋亨字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則萬物自亨遂也自人事言之尊者行之則有光卑者行之則不可踰亦即下濟上行之意也始雖謙下終必高明是有終也自天道虧盈以下皆極言謙之必有後福質之于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終之義所以戒盈而勸謙者至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藴高大故爲謙君子觀謙之象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于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程子曰初以柔順居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故曰謙謙胡氏曰謙主九三故稱君子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胡氏雙湖曰涉川貴于遲重不貴于急速用謙退之道以涉川自不至爭先而有失故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孔氏曰牧養也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張氏曰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

六二鳴謙貞吉

程子曰二以柔順居中謙德充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故曰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以柔居柔在下得中鳴其謙以自安于九三之下得其正而吉其謙已遂故曰中心得也上六與九三為正應而居其上雖自鳴其謙而不得遂其自卑之志故曰志未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王氏曰勞謙者有勳勞而持謙德者也三以一陽止

于其位羣陰方在貧寡己力任其勞而匡濟之乃退居三陰之下有勞不伐君子所以終其德業也謙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辭曰君子有終九三之德實當之老氏之處錞而不敢爲天下先以避艱難而自居于泰義利公私之别于斯辨矣程子曰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勞而能謙矣夫樂高好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

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子曰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愚按勞而不免自矜自伐則萬民亦啟爭心必有不服者矣惟勞而能終于謙歸功于人而不自居民亦各懷謙志焉有不服者乎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斯之謂歟

六四无不利撝謙

程子曰四居近君位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

之象如人手之撝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也梁氏曰世之人臣固有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而或闇于事理辭受失宜无功而受其祿无實而處其名若是者失謙道矣不可以不戒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法則也四之撝謙乃其時位之宜必如是然後中于法則非過分之謙也世世之貌爲謙沖而內實枝傲者孰自知其違則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以柔順居尊執謙順以接于下衆之所歸故有不

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豈猶有不服者乎抑知人情雖
好謙而頑暴或乘間以欺其不競侵伐之事亦謙必
有之變也夫侵伐所以有不利者出于驕忿貪黷者
耳至謙德之君如湯之事葛文王之事昆夷以謙德
懷之而彼猶不服乃赫怒以征之自无敵于天下何
何不利之有然必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利動乃爲
王者之師如曰鷙鳥之將擊而戢翼猛獸之將攫而
卑伏乃術士之陰謀而非聖人之意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何氏曰侵伐非黷武也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正

以釋征伐用謙之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程子曰六以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志故至發于聲音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何氏曰所征止于邑國无敢侵伐亦謙之象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也以柔居上其才其位非五之比雖利行師征邑國而已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孔氏曰豫者取悅豫之義以和順而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順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皆繫之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剛應四爲羣陰所應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理而動所以豫也豫以順

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惟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故深贊其時義之大欲人研味其理而識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暢發于聲之象先王治定功成四方和會于是作樂以褒崇功德宣導和氣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和樂之至也荀氏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

以感鬼神而况于人乎

初六鳴豫凶

石氏曰四爲豫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于凶王氏曰鳴者心聲之發也鳴謙則吉鳴豫則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趙氏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躁競如此是志已先窮自取其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程子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

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中正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于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邱氏曰豫諸爻以无係應爲吉六二陰靜中正與四无係特立于衆陰之中而无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如此吉可知矣項氏曰凡物之兩

間爲介介所以分也說文云介分晝也當豫之時五
弱四强人莫能分六二辨于去就之分如介于石間
斷然易識不待事成故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
二處豫之道爲敎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朱子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
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爲事
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愚按三以陰不中正

上比于四四為豫之主三盱視以求豫取悔之道也

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无斷三既不能自立而以盱豫取悔矣若更悔之不速而遲疑有待則終不能自立又必有悔之无及者矣盱豫與介于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二中正而三不中正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處不當位失其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梁氏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四以一陽處近君之地剛而能柔衆陰之所順附此所謂大

有得也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布公待以曠大之度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翕服故曰勿疑朋盍簪程子曰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王氏曰勿疑之道在總合上下之朋以歸于君如簪總合衆髮以歸于上愚按從古公忠體國合羣策羣力以成治功者唯當盡其至誠集思廣益則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雖本非同德之人亦各效其長以相助也如蜀漢之時所由豫者諸葛孔明也其于蜀之人士无不推誠相與絕无疑間而衆皆悅服其志大行是其驗也

彖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喬氏曰剛應而志行蓋由四以陽剛爲羣陰所應故

其志得以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王氏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于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己故得恆不死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縱其所樂則恆不死宜也夫當豫而不爲豫以正自守者六二是也當豫而不得豫見正于人者

六五是也此二與五所以不言豫也愚按王氏之說得貞疾意程傳謂如漢魏末世之君則疾矣而不得謂之貞且亦未能恆不死也或者周室東遷之後桓文定霸之時其主守成緜延勿替尚或近之

象曰六五之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于豫者也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救正之故以正爲疾而中未亡則不死于安樂矣故常不死鄭氏曰若人得一痼疾雖不快于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是以中未亡而常存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當豫極之時耽于豫而昏迷者也在豫之終有變之義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愚按人雖昏冥于初苟能悔悟于後猶可不至于敗亡以視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語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王氏曰豫至于上極矣極則不可以久速渝可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程子曰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已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愚按以下從上之謂隨此卦震陽生于下以從二陰兌陽漸長而猶從一陰躡其後而順之行故爲隨然初陽得資始之氣四五陽漸長而居中陽實爲主于內其外隨乎陰特隨時之義耳非不能自主而漫爲隨者是以大亨貞而无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來氏曰隨綜蠱蠱上艮下巽剛皆在上轉而爲隨則上兌下震剛皆居下二卦剛柔相易故隨曰剛來而下柔蠱則曰剛上而柔下也王氏曰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之義來下於隂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也物安得不順之乎動而說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程子曰天下所隨者時也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

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愚按剛下柔而隨陰以
我隨物而物亦自隨我古聖王聖不自聖謀及庶民
顧畏民嵒同其好惡所以動惟厥時而罔不說也然
則大亨以正而天下隨時者正隨時匡濟之而非徇
之也其義豈不大哉管仲之相齊也與俗同好惡令
順民心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雖區區霸術亦
深識隨時之義者歟凡卦義所包者大而六爻發揮
未盡者孔子特贊其時義之大以發人探省凡言時
義之大者倣此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者陽氣秋冬則藏於澤中爲隨時休息之義故君子嚮晦入燕息亦隨時而適其宜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俞氏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爲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趣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故可以得吉愚按隨時而動固不可執一而不變亦不可舍正以趣時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如人之出門交友將取切磋之益也若不能虛懷以從善何功之有然必

有當從之善渝而從之乃有功焉貞之一字實貫乎
始終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子曰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愚按初以
陽剛變而隨于二二居中得正有從正之象出門之
初卽得所當與之人自有功而无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來氏曰陽大陰小小子者三也丈夫者初也二當隨
之時而比于三義當隨之愚按二居三之下係于三
之陰柔而失初之陽剛故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然

居中得正其從三也時位使然非有所利故不言吉凶亦視其處之何如耳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愚按二之從三迫于時也旣有所係屬而不得不隨又當專一而弗能兼與初矣然則擇所隨者可弗愼之于早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來氏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六二也陽實而陰虛三舍二而從四往求而有得矣能弗以有得故居而守貞

則合義而利愚按陰雖以從陽爲利而三不中正故
戒以利居貞自處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得者合乎隨
時之正道若失其正則墮于小人邪諂趨利之途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程子曰既隨于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
從上于隨爲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郭氏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
獲蓋以得人之隨爲獲也程子曰爲臣之道當使恩
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

也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惟孚誠積于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之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愚按隨卦皆以下隨上四居五下隨有者也而居下卦之上隨之者已眾居近君之位而有逼上之嫌九五陽剛之君非柔弱可比

所以雖正亦凶必內積孚誠所行合道乃可免咎否

則爲不學无術之霍光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子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在道

而无咎則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王氏曰五以陽剛居尊位而隨于上陰陽翕合以成

嘉禮也四方隨己與之相孚相率而隨上嘉會成矣

故吉愚按隨卦專以相比者爲隨不取應與九五之

孚孚于上也嘉善也居中得正而誠于隨善隨道之

至吉也九五陽剛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何以隨于
上隨本以剛來下柔成象也九五兌體兌卦五比上
陰則曰孚于剝此則曰孚于嘉何也時不同也隨之
時以剛來下柔爲以貴下賤之象與說不以道者不
同故孚于上六陰爻不爲剝而爲嘉也其嘉安在人
君至誠樂于從善不廢芻蕘好問而好察邇言舜之
所以大智也不以天下隨之爲泰而惟于屈己從善
致其孚吉孰加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王氏曰當位而得中則隨時而非屈愚按人君誠于

隨善乃得正中之道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朱子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愚按上居隨之極隨之道亦窮矣夫以陽隨陰有承祭祀而洋洋乎如在其上之象故惟用此以享祀爲吉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子曰隨道之窮極也愚按隨取以下隨上爲義至

于上則窮于隨矣故爲拘係從維之象此隨道之窮極而固結不可解者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子曰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皿蟲爲蠱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蠱者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之自然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阻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至于三日

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帝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集氏曰先甲三日辛勤告戒後甲三日丁甯宣布亦通愚按或疑此卦以陰隨陽似賢于陽之隨陰何以爲蠱不知此正所以爲蠱也易之道固變動不拘非可以一例推然隨之陽雖居下實爲卦之主蠱之陰雖居下實內消其陽譬如大厦年久外雖壯觀內實蠹朽失此

不治傾覆必矣亦幸而陰順乎陽不相違拂故尚可治耳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解見隨卦集氏曰巽而止者巽而不爲因循至壞也俞氏曰巽固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于蠱惟其巽而止所以蠱也巽則无奮迅之志止則无健行之才于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以至于蠱故曰巽而止蠱蓋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之

道也楊氏曰蠱壞矣而曰元亨而天下治者何也葢亂爲治機蠱爲飭源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濟大難往有事也程子曰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愚按巽而止三字已說盡致蠱之由巽順而因循艮止而姑息絕无振作健行之意事安得不日壞從古由治而亂不必暴虐无道也優柔之主庸儒之臣上下相蒙依阿苟且則事皆隳壞于冥昧之中而不可問矣葢事

久則弊生所賴者隨時補救而振新之耳巽止則因循姑息雖明知百弊叢生而推諉不敢發不至糜爛不止矣然旣知其所由蠱卽可識其所以飭而大亨之機于是開矣不可轉亂而爲治乎治之奈何亦反乎巽止之弊不避艱險奮往圖功而已故利涉大川然又不可冒昧圖功矯弊而弊轉滋也必先甲後甲原始要終溯致弊之由以清其本慮矯弊之失以愼厥施則可以救弊而不至于生弊亂之終卽治之始矣是雖天運所開抑亦人事有以應乎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楊氏曰振萬物者莫如風育萬物者莫如山愚按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其民猶巽風之鼓爲號令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有子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愚按治蠱之道貴乎早故以初爲主事初壞而亟圖之則易

爲力也初以隂居內在下而爲主有子幹父蠱之象父有幹蠱之子方蠱之初即隨而幹之不待其蠱之深則厥考可无咎矣然改父之道非理之常而出于事之不得已不改固恐累父之德改之又恐損父之名必委曲求全惕厲不安乃得其安而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楊氏曰前人以失而致蠱未必无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致之无過之地也此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于父爲訓之義大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程子曰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故取子幹母蠱爲義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從容將順豈无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而所害大矣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也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蘇氏曰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楊氏曰子幹母蠱易于專斷而失承順故戒以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子曰二以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程子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立幹者也以陽處剛而不中然在巽體剛雖過而不爲无順故有小悔而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子曰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劉氏曰强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

是以往吝道也愚按三過剛四過柔其義正相對朱
子謂此兩爻說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
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若平順然卻終吝由吉以趨
凶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胡氏曰重柔以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爲幹蠱
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熊氏曰諸爻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德
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則不特幹其事

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

鄭氏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幹蠱而親不失于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項氏曰承以德者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鄭氏曰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弊而曰承德若不知其爲前人之蠱然者愚按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應九二有中正之德是能任賢用德以幹蠱不特蓋愆且能歸美者也承以德者如後世新主卽位前朝弊政皆以遺詔罷之之類亦此意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張氏曰陽剛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斡蠱爲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爲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愚按上九當蠱之終居无位之地雖有剛明之才而不爲世用又居艮體之上有止象焉故發隱遯之義古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度其時不能行其事則高尚焉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者也後世如嚴子陵輩皆當有事之時而身處事外蓋其所尚之事

甚高非世之王侯所能用故抗志而不屈豈必果于遺世者哉嗟乎士生三代之後而抗懷匪古之道所尙愈高遯時愈遠亦徒存可則之志云爾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子曰進退以道用舍隨時其所存之志可法則也

愚按旣不事王侯矣則其事不可見也見其志而已其志之高尙豈不可爲天下則哉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程子曰臨大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如卦之

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嚮盛之時聖人豫爲戒
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而有凶矣大率聖
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
極而圖其永久若旣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
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盖不能戒于其盛故狃安富
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隙萌是以
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朱子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
爲觀亦臨之反對也愚按以上莅下曰臨以尊適卑
亦曰臨二陽浸長以逼乎陰如以尊適卑故爲臨臨
之道自可大亨而正聖人因其德之說而順慮或舒

肆而忘其艱也故預爲之戒八月之說紛紜不一惟指爲觀卦就臨之反對而言最爲自然蓋由臨至觀相去八變聖人適因反對之卦有感于心而預爲之戒耳深求則反失之矣大抵易象所蘊固兼理與數言而數實包乎理之中聖人繫辭專就理之切近者指點即兼言數亦就自然必至者預以爲戒求之過深則反失聖人之意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

說而順剛得中道而有應是以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愚按天之陽氣降于地中而浸長地氣應之而上騰一說順相應之象上下交而志同泰之機啟矣于是萬物亨遂各正性命天道之自然人能體此道以臨天下則合乎天矣然陰陽消長如循環方其長而消之機已伏聖人當其長而早爲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欲人常虞備之而以憂勤惕厲濟其窮也陸氏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其說亦通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俞氏曰臨有二義以爻之陰陽言則爲大臨小以象之地澤言則爲上臨下朱子曰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愚按物之相臨其親洽含容无若水之在地君子臨民亦猶是也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土之大所以說道淪浹于无窮順德包涵于无盡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自无違也

初九咸臨貞吉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四應于初感之

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
相感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正道是以吉
也愚按卦惟二陽居下而臨四陰非其位足以臨之
而以德感而臨之也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
而得正與四相應雖居說體而无私係之情與上相
得以行其正道是以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子曰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在于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程子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

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愚按九二剛中上應六五當浸長之時而厯以中正之德臨乎陰而陰皆順之是以所臨皆吉而无不利也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中則不待言貞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子曰未者非遽之辭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非曰順上之命也愚按未字疑爲未字之誤九二居下之中以臨上之四陰是得其本而未自順命也卦取以陽臨陰而嫌于以下臨上故不曰上而曰未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陰柔而說體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
胡氏曰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復何咎乎勉人遷善爲教深矣愚按此上四爻皆以上臨下爲義六三以陰柔不中正又乘二陽之上危懼不安而以甘說之道臨之非道之正故无攸利然旣憂之則必易心退聽而以至誠順承乎陽自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程子曰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

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王氏曰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程子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愚按以柔居柔處得其位而下應初九臨道之最親切者故曰至臨斯秦誓所謂一个臣歟王氏曰至猶來也六四以柔居柔下應初

九則初自來臨所謂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

以善也亦通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鄭氏曰其位在上下之際臨之切至不患其遠而不

相通故曰位當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九二剛中

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

一人臨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

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

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子曰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行其中德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程子曰坤之極順之至處臨之終敦厚于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陰柔在上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順剛是以吉而无咎愚按以上臨下易失之驕上六以柔順自處尊而順彼高而從下厚之

至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程子曰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志可知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子曰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朱子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尊嚴之貌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愚謂觀卦二陽在

上雖爲四陰所尊實爲陽消之卦以九五中正居尊足爲下所觀仰故假享祀之道言之以通乎治道夫事神以誠敬爲主而不在薦之多品誠敬本也薦羞文也苟誠敬于盥潔其本立矣雖不薦羞而已有孚顒若矣非禮果有盥而不薦者也明其所重而略其所輕使人知禮之本也君子體斯象以立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誠敬而非徒尚儀文則下觀而自化所謂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也詩曰奏假无言時靡有爭君子之誠敬足以格天固有不待言動而民自敬信者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王氏曰大謂陽也趙氏曰大觀在上統謂二陽中正以觀天下獨指九五程子曰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于天下也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

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游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教也芮氏曰地上有風疆域不同好尚各異先王制爲巡狩之禮省方問俗陳詩納賈以觀其風聲氣習而施教焉葢大經大法天下所同而節文度數繁簡疏數之閒則有因乎民而不容强齊者所謂合乎人情而宜乎土俗是也後世燕處深宮京師而外等諸異國又或慢游无度封山望海騷動天下罷勞百姓先王省方觀民

之意于是乎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朱子曰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于九五也程子曰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愚案觀卦陰爻皆以仰觀爲義故近陽者得遠陽者失初最下其見尤淺如童稚之觀所見不明故曰童觀小人志識卑闇固其所宜不足爲咎

若名爲士君子而亦安于淺陋不能好學親賢以擴其聞見抑亦羞吝之甚矣嗟乎後世之士沾沾于文藝之末營營于利祿之微而絕不知有遠大之業者皆童觀也孰自知其吝哉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王氏曰卑下而无遠見在凡民爲可恕在君子爲可羞

六二闚觀利女貞

程子曰二應于五觀于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闇柔弱所能見也如窺覘之觀耳朱子曰陰柔居

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丈夫則非所利矣胡氏曰初位陽而最下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占曰利女貞則非丈夫所爲可知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王氏曰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鑒誠可醜也愚按六二陰柔居內雖應于五而識有所囿不能見剛明之大在女子以順陽爲正雖未見遠大非不利也若丈夫自囿于卑隘不亦可醜乎大抵志卑

識陋者往往自畫而不求進雖有剛陽之應不能廓其明也士不尚志非師友所能輔成將何以免于闚觀之醜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

程子曰三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觀我生謂我之所生動作施爲出于己者胡氏曰觀以遠近爲義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六三上下之閒可進可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愚按三居下之上近于五而應于上觀己廣矣然猶不敢自信必返觀己之所行揆

時度世以審其進退之宜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子曰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程子曰觀莫明于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君位四切近之故觀見道德之光輝也聖明在上則懷抱道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古者有德之人則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子曰尙謂志尙慁按尙與上通尙進也進而賓于王朝也旣有過人之識又遇尊德之時明良際遇進而見賓斯固君子得志之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王氏曰言行皆身所生起之事故曰生自四以下皆與陰以觀陽而責其不逮以陰盛陽且往故必正名定分以扶陽而尊之至于九五當羣陰方興且迫之勢固不可恃位之尊而謂人之必己觀也能爲人觀者必先自觀動靜云爲有一不協于君子之道則時去勢孤位且不保不可徒咎在下者之侵陵而咎實

自己故當此位者必觀我生果其爲君子而後无咎

以其剛健中正之德未亡而責之備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朱子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

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王氏曰其者在外之辭謂物情嚮背之幾也上九无

九五之位而陽將往矣欲不失其大觀也尤難内度

之己抑必外度之物果其所以發邇見遠者无不中

乎物理可以招攜懷遠而允爲君子然後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朱子曰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愚按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觀其爲民所觀者也上九高而无位雖負重望而小人之環伺而欲相傾陷者蓋亦不少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志之所以未平歟然不可徒挾不平之志必盡道以求物理之安

周易集義卷二